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 
第三十六回 慈姨媽三更夢愛女 呆公子一諾恕私情

話說寶玉在夢瀟欄杆邊遇見柳五兒，記起舊事，問道：「頭裡芳官說你要到咱們屋子裡來，我已經應許他的了。後來因太太把芳官這些人攆了，接著我就害了病，鬧出許多不遂心的事來，把你也耽擱了。如今叫你進來，不知你可願意不願意？」五兒低了頭，半晌道：「有什麼不願意呢？就可惜芳官倒出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底下我還要叫芳官進來。」五兒道：「還叫他進來唱戲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唱戲。他堅心出了家，不必定要在水月庵裡，叫他進園子來跟著妙師父住在櫳翠庵，不比在外頭清靜嗎？」五兒道：「我跟著媽去瞧過他，見他身上穿的爛布衫子。我媽問他道：『你師兄師弟們已常進裡頭來的，你為什麼不進去走走？死熬著在這裡。』」他道：『你們瞧我在這裡受苦，我倒樂呢。日下的地獄翻轉來便是日後的天堂。已經攆出來的人，還到裡頭去混什麼？如今想起先前的受用，倒很沒味兒。』我聽他對我媽說這番話，怕叫他也未必進來呢。」

正說著，雪雁來請寶玉，寶玉便同雪雁來到嘉蔭堂。席已坐定，王府戲班又開了場。寶玉上前，先與薛姨媽敬了酒，然後自賈母、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各處以次而及，隨便入座。少停席散，湘雲拉了香菱同去，黛玉仍留薛姨媽至瀟湘館。

說起明日宴客之事，黛玉道：「照樣今兒的戲班、酒席代媽媽作東，不用媽媽費一點心，已吩咐他們去辦了。」薛姨媽感謝不盡。說著，紫鵲來回：「管公館的嫂子有話回姑娘。」黛玉叫他上來。呈出太虛宮圖紙，回明清虛觀道人說的，照這樣起造才合式。黛玉看了點點頭，那媳婦退出。黛玉與薛姨媽敘話至二更後，各自就寢。

次日黛玉起身梳洗畢，雪雁說：「姨太太今兒不知為什麼一早就起來了。」黛玉忙過去請安，見薛姨媽眼圈兒紅紅的，便問：「媽媽不再睡一會兒，就起來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昨兒晚上做了一夢，甚是奇怪。明明見你寶姊姊站在炕前，他說趕不上給我拜壽，他也就好回來了。林妹妹仍舊住了瀟湘館，晴雯、紫鵲住了怡紅院，沒有人占他的屋子，將來還住他的蘅蕪苑，打伙兒同在園子裡來去近便些。還叫鶯兒等著他，不用去跟四姑娘。正要問他話，他道怕天明快了，還要去見他太太呢。」

說著就回身走了。我醒來聽聽你屋裡的自鳴鐘，已交子正的光景，再也睡不著，等天明就起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是媽媽的心記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外邊老婆子們說道：「太太來了。」王夫人便到薛姨媽屋裡坐下。黛玉問道：「太太有什麼事早過來了？我正要請安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有一件奇事來問姨媽。」

說著，便對薛姨媽道：「昨兒晚上夢見寶丫頭，說要回來了。還說到園子裡見了媽媽才到我那邊去的，妹妹可真夢見他有？」薛姨媽詫異道：「剛才和姑娘講起，果然姊姊也有夢，這事奇極了。」於是便把對黛玉說的話，一一告訴了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「中間的話字字相同，就沒提起鶯兒的事，還叫我在老太太跟前說一聲，他怕天明趕緊要走了。我起來心上疑惑，所以來問妹妹，果然兩夢相同，莫非寶丫頭真個要還陽？算他死過半年多了，肉身已壞，那有這件事呢？」姊妹二人同黛玉談論了一會，王夫人因早起未到賈母處請安，不敢久坐，黛玉也隨至賈母房中。講起這話，賈母將信將疑，半晌道：「姨太太得了這個夢，倒叫他心上越發不定了。今兒早些請他去瞧戲散散心罷。」

當下黛玉起身，往王夫人處請了安，回進園中，一路思想。

此事未必不由姨媽日有所思之故，就這鶯兒要跟四姑娘的話，姨媽並未知道，何以夢中有此一節，又與太太夢的一樣，委實叫人不得明白。大約寶姊姊這樣人夙有根基，死後一靈不散，來去自由，偶然御風而行，晚上到此看看媽媽，盡他一點孝心也是應該的。你又何必說要回來的話哄騙他老人家呢？再者既然到了我屋子裡，多年好姊妹，何不也來會會，在夢裡頭說幾句話，莫非怪了我了。寶姊姊你若果然怪了我，恐蓬萊閨苑容不下你這一個不公道的神仙。

正在思想，只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趕來，黛玉問他：「那裡去？」鶯兒道：「太太說我們姑娘要還陽了，我想棺柩停在鐵檻寺，姑娘還陽轉來，在棺木裡喊叫沒人聽見，怎麼樣走出來呢？我要去瞧瞧，聽見有什麼響動就好叫人開棺。我到璉二奶奶那裡套車子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成了一個傻丫頭了，你姑娘果然還陽，須得的的確定准了一個日子時辰，才好商量這件事。如今太太不過在夢裡頭得了一句沒影響的話，倒惹你發起呆來。你去便怎麼樣呢？到底你要鐵檻寺去，太太知道沒有呢？」鶯兒道：「我沒有告訴太太，那裡承望姑娘就能活轉來！我去走了一趟看看光景，也就死了我這條心了。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黛玉見他可憐，便道：「這也難為你一片熱心，不走這一趟想是過不去的。」回頭便叫跟的老婆子道：「你同鶯兒到璉二奶奶那裡去，說我的話，叫外頭套一輛車子，再派一個有年紀的穩當家人，到鐵檻寺，你也同了去。」又對鶯兒道：「早些回來，別去發呆胡鬧。」說著，自回瀟湘館，吩咐道：「姑娘們的早飯擺在嘉蔭堂。」

一時湘雲等眾姊妹都到黛玉處，隨了薛姨媽至嘉蔭堂用過早飯，賈母、王夫人也到了。一面點戲開台，黛玉趁寶玉走開，便和湘雲們講起薛姨媽與王夫人夢見寶釵一事，眾人稱奇。湘雲便問：「二哥哥知道了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已經瘋了一個鶯兒，到鐵檻寺瞧他姑娘去了，再對這一個講了，不知越發要傻出什麼故事來呢。」因此眾議紛紛道：「《搜神記》如朔方女子趙春，《幽明錄》如瑯琊王生，都是還魂的。」有的說：「漢末有人發前漢宮人塚，宮女猶活，談昔年宮中事了。這都是渺茫的話。」也有說：「寧信其有。兩夢相同，必非無因。」惟有惜春默無一語。湘雲道：「你們瞧四妹妹只裝聽不見，偏是他有些講究，不言語一聲兒，聽咱們在這裡胡說亂道。」惜春道：「將來自然明白。」湘雲道：「好一個將來明白！咱們想你說句話，原是不到將來先要明白，若定要將來明白，等到三十年五十年，寶姊姊還陽不還陽自然知道了。但恐將來等得太遲，寶姊姊就便還陽，咱們這班人又要還陰了呢。」眾人聽了湘雲的話，連惜春都笑起來。

不說嘉蔭堂敘話，講到鶯兒與老婆子同坐了一輛車，叫趕車的買了些銀錠紙錢帶在車上，老家人將馬幾鞭子趕出了城，徑往鐵檻寺。下了車，鶯兒是前次隨送靈柩來的，知道停柩之處，一徑進去，走近棺旁。只見棺蓋上積厚的灰塵，連叫幾聲「姑娘」，周圍撫摩個遍，棺內寂然，全無一點還陽的影響，便抽抽噎噎哭個不住。老婆子在旁邊化了紙錢，便勸住鶯兒的哭，催著回去。鶯兒還不肯起身，又延挨了一會，老家人也來催促。鶯兒只得叫老家人囑托寺內的和尚，叫他們隨時留心，到這裡來看看，倘聽見棺內有什麼響動，立刻進城通信。老家人自去依言囑咐了色空。鶯兒同老婆子上了車，老家人跟著回來，嘉蔭堂猶未散席，便在瀟湘館等候。

那邊薛姨媽因不見鶯兒上來伺候，便問黛玉，黛玉恐被寶玉聽見，支吾過去。心上記掛鶯兒，想起惜春前叫鶯兒且慢去跟他，與薛姨媽所述夢中寶釵之言相合，今日又聽惜春言語隱約，寶釵還陽之說似有幾分可信。原來黛玉心中以為寶釵還陽有三樁可喜：第一，慰了姨媽痛女之心，第二，夫婦三人可共承歡堂上，第三，寶釵病故由於寶玉出家，我慶團圓不使人留缺陷。兩番鏡月重圓，先悲後喜，豈不是人間難得之事。只恐未必是真，轉令罔念牽腸，癡心難釋，又恐鬧得寶玉知道，也像鶯兒一樣，認真要去開棺胡鬧起來，這還了得。於是黛玉倒添了一種心事，勉強陪著眾人坐在那裡，還有什麼心緒瞧戲？

急欲等鶯兒回來細問鐵檻寺之事。不多時散了席，薛姨媽定要回去，黛玉叫老婆子們掌燈，薛姨媽帶了香菱也不回瀟湘館，從嘉蔭堂出來，徑走便門回家去了。這裡黛玉回到自己屋裡，悄悄問了鶯兒，不禁撫然。到底心裡總牽掛這件事，隨時探問鐵檻寺有無消息。

光陰如駛，瞬交三伏炎天。迎春回了孫家，寶琴時來時去，湘雲還留住住在園。李紈、李綺亦在稻香村並未回家。諸姊妹各自在屋裡看書下棋，或隨便做些針黹，消遣長日。一日午後，夕照初斜，涼風微至，寶玉閒步到紫菱洲。聽裡邊有人唱曲，側耳細聽，唱的是「花繁，穠豔想容顏。雲想衣裳光燦，新妝誰似，可憐飛燕嬌懶。」這聲音很熟，卻不是慶齡、遐齡，也不像藕官、蕊官，

滿肚猜摸，踱了進去，想不到唱的竟是晴雯。寶玉笑道：「怪不得時常不見你們在屋裡，原來悄悄聲兒在這裡樂呢。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一聲兒？」慶齡道：「史大姑娘也有了兩套。」寶玉便要湘雲唱一支，湘雲道：「林姊姊同紫鵲姑娘都會唱呢，叫你林妹妹先來唱一支，我就唱給你聽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玩這個，比樞人的彈琴下棋有趣多著呢。」寶玉因芳官出了家，心上未免悵悵，難得慶齡貌似芳官，心裡頭有了芳官，經別人眼裡瞧出來，覺像的分外逼真，便叫慶齡拍《小宴驚變》，不到兩三天也會了。又叫藕官、蕊官同慶齡、遐齡到怡紅院教身段腳步，命慶齡改妝旦腳，還逼著晴雯與自己同串。晴雯不肯，寶玉再三央告他。蕊官便把班裡的彩衣翠翹帶來給晴雯紮扮出場。黛玉和姊妹們常到怡紅院來瞧熱鬧，誰高興也拍一兩支。湘雲也想串戲，到底為身分拘住。寶玉玩出了神，連熱都忘了。覺此中頗有佳趣，並起社一事竟不提及。

那一天湘雲邀了岫煙，到怡紅院一轉，不見黛玉，便往瀟湘館找他。路上遇著探春，三個人同到黛玉處，問小丫頭們：

「奶奶呢？」雪雁在裡頭聽見，忙迎出來道：「姑娘在後面佛堂裡。」湘雲問道：「供的可是觀音菩薩？」雪雁笑答道：「正是。」湘雲道：「林姊姊又在那裡稽首慈雲禮世尊了，咱們瞧瞧他去。」一路說笑進來，湘雲叫道：「林姊姊為什麼不瞧他們去？晴雯姑娘的戲竟串熟了，看他妝扮起來，當真有些像楊娘娘呢。」探春搖頭道：「不像楊太真，還該富泰一點。你不記得那一年瞧戲，二哥哥說了寶姊姊一句話，寶姊姊惱了。」

倏忽間已是好幾年的事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正是。我瞧他戲目上寫的《驚變》、《埋玉》，叫他們改做埋環才是。」黛玉道：

「你怕犯了一個玉字嗎？這又何必呢！」一面探春又道：「今兒瞧見你掛的大士像，記起一件事來了。林姊姊，把你這幅小照拿出來，咱們還要瞧瞧。」說著，回到前頭屋子裡坐下，黛玉便問雪雁：「你可記得我這幅『行樂圖』在第幾號箱子裡？要翻騰他出來呢。」雪雁道：「前兒同觀音佛像取出來的，在這裡呢。」說著，便拿出來。湘雲接過展開，大家端詳了一會，又看到惜春題的詩句。正在議論，來了寶玉，便問：「你們在這裡瞧什麼？」湘雲就把這幅照交與寶玉，看了笑道：「也把我畫在上頭，林妹妹算是龍女，該配一尊善才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平兒引了小紅、柳五兒，後面還跟幾個老婆子，背著箱子、衣包進來。眾人都弄不明白，探春笑向平兒道：

「你們這一群人拿了行李包裹，倒像投歇店似的做什麼？」一面小紅、五兒與眾人都磕了頭。平兒道：「小紅是先前在寶二爺屋子裡，我們奶奶要了去，原說挑進人來補還二爺，因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，過了好幾年還沒補上。如今挑五兒來補小紅這個缺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既是這樣，為什麼連小紅也來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小紅的話停會兒再說。」寶玉道：「鳳姊姊別因我前兒去要人，他頭裡要了小紅去沒有補還我，如今賭氣連小紅都還了，我可不是不要的。留五兒在這裡，把小紅領了去。」小紅站在平兒背後，聽見寶玉的話，忙把平兒衣服拉了一把，平兒理會，便道：「那是沒有的事，別多心。」說著，便同了小紅、五兒進雪雁屋裡，見紫鵲也在裡頭，便道：「姑娘們都在外邊，我不好說得，和你講了，停會兒告訴你姑娘一句就是了。」當下與紫鵲說明緣故，平兒轉身，小紅又有話求了紫鵲。外面黛玉向眾人道：「我早瞧著五兒是有出息的人，也生來乾淨。」說著，便叫一聲「五兒」，五兒連忙走了出來，站在黛玉跟前。黛玉笑問五兒道：「我倒盼你進來呢，願意住在這裡伺候我，還願意伺候二爺？」五兒微微一笑道：「奶奶的話，在這裡服事奶奶，一般就是伺候爺，有什麼分別呢？」黛玉一時倒無言可答。湘雲接口道：「五兒你還不知道，這裡瀟湘館是你奶奶住的，你二爺住的又不在這裡瀟湘館一處。怪不得你奶奶在這裡誇你，我聽你答對奶奶這兩句話，再沒那麼說的好，竟把你奶奶對住了。」一面向黛玉道：「這也不必問五兒，自然二爺知道你歡喜他，仰體奶奶的意思叫上來伺候的。」大家聽了一笑，不覺笑的黛玉臉也紅了。紫鵲在旁也笑道：「當真五兒與姑娘有緣，也沒有進來的時候，倒先已伺候過姑娘的了。」

「探春道：「紫鵲姑娘的話不知說到那裡去了，怎麼人沒進來就伺候你姑娘呢？」紫鵲道：「我告訴姑娘聽，先前我姑娘叫廚房裡弄長弄短，熬這個煮那個，柳嫂子嫌廚房裡腌臢，都拿回家去叫五兒做的，不是早伺候姑娘的嗎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五兒倒有先見之明，早早巴結上奶奶了。」寶玉一面聽，一面自看這幅『行樂圖』，不肯釋手。湘雲又過來瞧著黛玉道：「給你寫照這個人，如今可還在揚州？他肯進京來，剛是咱們園子裡頭的人畫起來，也得畫一兩年呢。」

「寶玉聽了歡喜，一時就要請他進京。黛玉道：「你別高興，這個人就住在咱們園子裡頭，也不肯畫你的照。」湘雲問道：

「這個人有多大年紀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。說起這個人，叫人起敬。他男人本是個窮秀才，專靠他筆上生涯，資助家中薪水。後來他男人亡故，上有孀姑，下遭幼子，仰事俯育之責都在他一個人身上，總在揚州一帶宦宦、富商家裡畫女眷們的行樂。若要他與男子寫照，不論許他多少謝金，他總不肯動筆。」湘雲聽了黛玉的話便道：「二哥哥果然要畫，咱們想法兒把你女扮了混在咱們姊妹隊裡，他就瞧得出來嗎？哄也哄他畫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真是你們哥哥妹妹，還怕你二哥哥要不到家？代他想出這些刁鑽古怪的想頭來玩呢。」探春道：「當真去請了他來，把園子裡的人都寫一寫，各人愛布什麼景由他自己打稿兒。林姊姊再畫過一幅。」湘雲道：「林姊姊愛竹子，該畫一幅『幽篁滌暑圖』，再不然畫一幅『葬花圖』也對景兒。」寶玉道：「『葬花圖』果然別緻，但這一個葬字未免頹喪，不如把葬花改作掃花更好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要畫『蕉窗玩月圖』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畫什麼好呢？一時倒想不起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畫一幅『醉眠芍藥圖』極妙的了。」探春又問道：「這個人到底肯來不肯來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有什麼不肯。他想同我進京，為的是要拉了他婆婆回來。他婆婆病了，沒有起身，過了年打發人去接他就來。他倒是妙師父一個知己，那一種清潔自愛的脾氣竟像妙師父，卻也有不同之處。」寶玉道：「說起妙師父，我又記起一件事來。」便對那岫煙道：「過幾天怕就要動工了，姊姊多早晚到妙師父那裡去，就煩姊姊轉致一聲。」岫煙笑道：「動工有十來天了，寶兄弟還不知道嗎？這幾天我也沒去走動，妙師父昨兒打發老婆子來，叫我從稻香村盤轉走他東首後邊小角門，沒有人瞧見的。」寶玉聽了，便起身道：「我瞧瞧去。」當下離了瀟湘館，一路由樹陰遮處望櫺翠庵來，只聽蟬噪夕陽與澗澗中涓涓流水之聲，不覺心神怡曠，暑溽頓消。手拿芭蕉扇，單穿了一件熟羅長衫，撒了褲腳管，穿著網線涼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到了做工的地方。見四面都圍著藍布帽子，但聞登登剝剝之聲，但不見一個人影兒。寶玉挨入帳幔，見焙茗在一塊青石子上鋪了馬褥子坐著，看那些匠人手忙腳亂的做工，見寶玉進去，忙站起來先回了工程上幾句話，一手在靴統裡拿出一封書子遞與寶玉道：「候了二爺好幾天，再沒見面。我媽倒天天擺弄花兒草兒，他老人家膽子小，守著規矩不敢亂遞東西。今兒難得爺到這裡來，當面交明了更好。這是花自芳給我送二爺的。」寶玉接過，想書子上總有提起襲人的話，拆開看道：

沐恩賤妾花襲人叩請二爺恩主萬福金安。妾蒙養多年，恩深如海，上年恩主看破紅塵忽然走失，寄回發衣作證，並無還鄉之意。妾遵太太、奶奶之命，出府改嫁蔣門，拜完花燭尚未同房，將妾送回。今聞榮歸，自恨琵琶再抱，潑水難收，氣苦成疾，一命慟慟。今生料無見面之日，來世投生犬馬再圖報效。呈稟不勝依戀惶愧之至。

寶玉看罷，皺眉道：「好不通的書子，不知叫誰寫的？」焙茗道：「聽見說花自芳倒能寫寫，怕就是他自己寫的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果然花自芳寫的，倒很虧他。」說著，把書子撕碎，叫焙茗取火來燒了。無心觀看工作，也不囑咐焙茗一句話，轉身就走，心想這件事林妹妹如今倒不計論，這些先前的事都擦開的了，沒有什麼作難，就是晴雯難說話，也怨不得他，頭裡實在受了委曲，如今要叫襲人進來，攔不住這一個冷一句熱一句的，把他排擠個難受，不是拉他到活路上來，竟叫他進來送死了。

一路思想，回到怡紅院，心裡發了躁，滿頭是汗珠子，連羅衫褲汗透的如雨淋一般。紫鵲連忙叫小丫頭子提了水來，服侍寶玉洗了澡，換下衫褲。因剛才在瀟湘館歡歡喜喜出去的，忽然這個樣兒回來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當下黛玉處打發小丫頭來請吃飯，寶玉便問紫鵲：「你們吃了沒有？」紫鵲道：「晴雯是在老太太屋裡看抹牌，牌局散了璉二奶奶因璉二爺不在家，拉了他去不回來吃飯的了，就是我一個人還沒叫他們擺飯呢。」

「寶玉便叫小丫頭子回去說：「請奶奶自己用飯，我就在這裡吃了。」

一時便傳擺飯，寶玉點景兒吃了些，問紫鵲道：「平姑娘送了五兒、小紅過來，那五兒是我指名要的，璉二奶奶把小紅也送了

來，他和你說什麼沒有？」紫鵑笑道：「講起小紅這一件事，就有兩三件事牽扯在裡頭呢。」寶玉問：「有些什麼事牽扯？」紫鵑把寶玉拉到自己屋裡坐下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前兒叫林大娘留心，有大丫頭打發出去要賞給蔣琪官，璉二奶奶正想打發小紅出去，一聽了咱們這裡的話，璉二奶奶道：『小紅本和二爺要去的，如今送到這裡來，憑二爺作主去賞人。』」

寶玉道：「既然是這個緣故，咱們就把小紅賞了蔣琪官，他們兩口子很配得上呢。」紫鵑搖手道：「你聽下去還有緣故，不是剛才你見咱們同在雪雁屋裡說話嗎？小紅等平兒走了，他再三央我求你不要把他賞別人，他是死活要去跟西廊下五奶奶家芸哥兒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多早晚與芸兒有這些鉤兒麻藤的事？」紫鵑道：「他也不瞞我說，是好幾年前的事了。他在園子裡掉了一塊手帕子，被芸哥兒拾去，因此兩個人就有了心。」

小紅說在璉二奶奶那裡從沒敢告訴過一個人，守到如今，好容易把他送了回來，要求你開恩，遂了他的心願。」寶玉聽了紫鵑的話，不但肯跟究私情密約，而且歡喜成就了他們各人願意的姻緣，便滿口應許。

紫鵑忙去覆了小紅，又把細情回明黛玉，小紅十分感激。

他本是林之孝的女兒，聽說鳳姐忽然退還小紅，叫賞給蔣琪官，林之孝家的心裡很有些不願，後來知道要給賈芸，喜出望外，也來謝了寶玉。寶玉叫小紅不必回家，一面打發人去對五奶奶說了，擇定吉日就坐了裡頭的轎車送到西廊下五房裡。這裡賈芸正領了二十萬銀子開張當舖，手頭寬裕，房屋器具早已置備一新。小紅過去甚得其所，而且名為側室，芸哥並不再娶，與正配無異，完結了一段手帕姻緣。寶玉另與蔣琪官留心，仍是榮府裡的丫頭，賞了他一個，又賞了一千兩銀子，此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講到寶玉為了花襲人悶悶不樂，黛玉與紫鵑都猜不透他的心事，盤問晴雯，亦無頭緒。適值這一天有一個管園門的老婆子，拿了一個衣包送在雪雁手裡，說：「二爺叫他送來的。」雪雁不知來由，拿進黛玉屋裡，偶被紫鵑看見，問是什麼東西，雪雁告訴了管園門老婆子的話，紫鵑打開包袱，見是一件半舊的女襖子，便送與黛玉看道：「二爺的心事有些蹤影了。」一面把老婆子送來的緣由回明黛玉。黛玉沉思半晌道：「這件襖子別無來路，也不犯著為他發心事，除非是襲人的衣服。」紫鵑道：「叫那送衣服的老婆子來，問他就明白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且不用去叫老婆子，先叫晴雯來給他看看。果然是襲人的東西，晴雯或者認識也不定。」說著，即叫小丫頭子去找晴雯姑娘，來瞧一件好東西。不知這件衣服究係何人之物，老婆子在何處拿來，晴雯看了是否認識，下回自有分解。